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韓絳經營西事

熙寧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爲陝西路安撫使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爲宣撫判官先是絳奏以夏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令可出使也絳以爲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賴獨韓絳耳上卒遣絳仍賜絳詔如有機事不可待奏報聽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詔當考 甲辰詔執政官同詣韓絳第別絳絳以翌日西征也呂大防與絳建攻守二議具

一止紀歲賜以所費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糧分給諸帥別
募奇兵騎將伺其間擇利深入破蕩城塞招収部落如西
兵大舉衆寡不敵則勿與戰俟彼退兵散豫約隣路間道
設伏邀其歸路其二嚴爲守備西兵至則堅壁清野退則
出奇兵邀擊又言兵不精將不勇求以勝敵自古未有爲
今計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漢之名將多以良家子從
軍晉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舊兵於京師立標簡募自
旦至日中得三千餘人深入轉戰千里之外遂能破敵立
功此募兵之効也漢曾奇以偏將軍應募先登唐婁師德
以御史應募爲猛士此募將之效也及絳至陝西即募彊
刼賊盜及亡命罪人爲奇兵又分蕃漢兵爲七軍以行援

擊牽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諸將尚循故態則必致悞事乞惟聽宣撫司統制則事歸一體矣又言朝廷已絶歲賜又斷和市此二者是絶彼之大命理須必爭我必先為之計以挫其謀且星居鳥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彼之所短也建營立戍一二萬之衆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長也分路置帥舉一路將兵除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短也率數十萬衆專向一路以多擊寡者彼之所長也異時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長所以屢敗今七將並出伺其未集便行攗擊似是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使其汸救不暇制敵之命無出於此然後招懷無所不可矣 十一月癸巳趙禼權同發遣提點陝西刑獄時絳方

議大發兵取横山高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無附險可控扼且霖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不先儲峙不建城寨則難以安集今夏國屢爲西蕃攻擾必欲乘虛破之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然勞師遠攻未見其利也　乙卯詔判延州郭逵赴闕韓絳用种諤謀將以兵取横山逵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絳與逵議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募府與逵論難逵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他變詔罷逵更絳總奏逵沮軍事故有是命　命陝西宣撫使韓絳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判官呂大防爲陝西河東路宣撫判官絳時治兵鄜延欲通道河東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諤領兵次撫寧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収其甲諤曰今為一家即吾人也聽以自隨　已丑次囉兀城夏帥都囉馬尾與其將四人聚兵囉兀之北與馬户川謀襲諤諤諜知之以輕兵三千潛出擊破之馬尾脱身遁去復與其將三人駐兵立賞口諤遣以婦人衣三襲明日遣將呂真率千人斥候大風塵起夏人驚曰漢兵至兵皆潰而去遂城囉兀凡二十九日而畢大小四戰斬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諤始出師知横山有積粟令民兵多葦版築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將步騎二萬食官米二斗二升芻六束餘悉因糧於敵　二月癸酉西兵攻撫寧堡陷之　上宴問宰樞南院使郭逵曰种諤取囉

兀撫寧二寨武闕夏人復欲取之當如何遵曰願速備撫寧則囉兀無患上曰何也遵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囉兀隨之矣上深以爲然未及往備而撫寧已陷遂棄囉兀　三月己亥上問執政以囉兀存棄王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之後士氣沮怯乃於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況又陝西人力疲困難於供餽乎上曰囉兀非不可營但舉事倉猝爲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論但如李牧猶弗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役不再籍糧不三載若緘出此則囉兀小利自不當營非特出

於奉事倉卒也今人才未練財用未足風俗未變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云云 上悅及是遂棄囉兀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黃丁馳驅重疲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廷震驚翰林學士元絳辭也 初朝廷命絳宣撫面授攻守二策而樞密院不知文彥博意絳密受上旨恐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付絳而無發兵約束王安石亦乞不預邊事西討方畧一以委絳 四月癸酉檢校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种諤為賀州別駕初

王安石論諤當深責以慰謝劇輸人心謂宜之居處上曰
須諤離陝西於是再責　五年正月辛巳朔己丑詔鄜延
路經畧使趙卨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國者先以名聞諸
路準此仍牒宥州令於逐路界口交割知原州种古言招
降蕃部可用爲鄉導不當問其願歸蓋漢官多惡蕃部恐
迫脅令歸即反害息信　上曰如王廣淵計但欲遣歸蕃
廣淵與韓絳不相能安石曰今絳已被斥留得蕃戶陛下
亦必不以此爲功纔遣去不復加絳罪不知廣淵爲此何
意上曰欲表見絳所爲皆非安石曰陛下但當論利害不
當採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爲方今所急在知將帥之
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慢然後邊鄙可治人主計事

當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須妄疑其人心有所
挾如此則人人各懷形迹就設復爲人主盡力非特臣所
懷如此前日執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封事陛下尚疑有
傾韓絳者則誰復敢不避形迹爲陛下計事上曰王廣淵
每事輒言宣撫司過失安石曰陛下不當恠廣淵屢奏宣
撫司過失方慶州兵未變廣淵數爲韓絳言如此後使兵
士非便絳屢歎數廣淵以爲不忠而陛下亦疑廣淵後果
爲廣淵所奏廣淵反降兩官廣淵豈能内無不平之心乃
有不平之心則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爲曉蕃情今
令問蕃人願歸總歸豈有蕃人不撓蕃情者种古但云可
爲鄉導即不知如此人乃能爲口鄉導今若推恩問願留

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爲我所用去者亦必懷患異時討
伐國宜有爲內應報德如食秦繆駿馬盜袁盎侍兒之類
則我雖遣去未爲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東經畧使
劉庠言被旨取問願歸夏國人姓名令具條上詔不須俟
夏國議界至官到界止據所奏願歸蕃户於麟州相對界
上發遣人支絲絹一疋小口一疋及令保定軍移諜宥州
照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神宗皇帝

取洮河蘭會上

熙寧四年八月著作佐郎同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王韶爲太子中允還僧智緣乘驛隨王韶驅使仍賜銀三百兩置洮河安撫司古自謂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並令王韶主之調發軍馬及計置糧草即令秦鳳經畧司應副韶以董氊木征多與僧親善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故請與智緣俱至邊初韶言措置洮河事止用回易息錢給招降羌人未嘗輒廢官本文彥博曰西蕃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羅結等作過秦州乃

不能捕況有豪傑能作文法連結黨與者哉亦豈得言其脆弱也彥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唃厮囉魚角蟬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爲夏人所收則爲患大矣彥博曰既收爲內屬彼有警急恐須救援安石曰彼今不能合爲一尚能自守不爲西人所并今既連結則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軍兵若能爲我屏扞則雖以官軍援之亦所不計況又無此理馮京吳充皆曰此等事未經延州相度上曰延州必不樂如此不須行下令當如何措置安石曰必須別爲一路如麟府軍馬司上曰須如此令得專達安石曰仍當絹十萬緡錢委之市易令兵馬事則取經畧司節制撫納蕃部市易司則一面施行

月中書樞密院同進呈詔奏俞龍渴及汪奇巳等舉種內屬乞依巳得朝旨除俞龍渴殿直著巡檢又分其本族大首領四人爲族下巡檢既分爲四頭項自此可令不復合爲一免黠集作過又乞除汪奇巳殿侍秣邦山一帶巡檢上曰如何便言舉種內屬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謂之舉種內屬上曰須黠集得方爲內屬彥博曰分却俞龍渴族下人作四頭項恐俞龍渴不肯又言未須與殿直與軍主恐見得力蕃官觖望生事安石曰分爲四頭項既責任王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遙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觖望彥博曰如韓絳厚蕃兵便致漢兵作過上曰此事不類今悉依王韶所乞　五年二月丙寅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

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當五路出師倉卒制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則委之鎮撫　丁丑郭逵奏聞王韶招俞龍渴甚屈辱上謂執政曰韶所奏乃與逵不同乃詔逵分析時經畧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獄鞫擅用市易錢贓狀未竟也其後安石進呈逵分析韶招俞龍渴事上曰乃無屈辱須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寨為安遠軍以王韶兼知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於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　上將恢復沙龍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　庚寅青唐大首領俞龍渴為西頭供奉官仍寵以階勳賜姓包名順　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詔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千餘萬口　六月詔
權通遠軍都監王存等五人各減磨勘三年初奉東熟戶
久不順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蕩而秦鳳路經畧司
以聞故賞及之初議賞王安石曰方欲創事宜加厚文彥
博曰打族帳與軍賞格不同難用軍賞上曰惟賞無常輕
重視功蔡挺曰比捉口賞未為厚以此捉口則其勞績豈
不過於捉口乎　壬辰改武勝軍為鎮洮軍高遵裕兼知
鎮洮軍先是遵裕以慶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關羌人旅
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渡洮馳去遂據
其城王安石曰洮西為內地武勝更移市易即必為都會
洮河據夏國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吳充建議以為師屯暴

當糧餉閒關生民之勤由此未乂宜委王韶招誘木征以城還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兵絶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上不聽　十月戊戌改鎮洮軍為熙州以鎮洮軍為節度軍額分熙河洮岷州通遠軍為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　十二月詔賜王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風角鳥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　六年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　三月丁未熙河路經畧司言二月丙申二十二日克復河州上謂王安石曰非卿主謀於內無以成此時河洮岷州雖共為一路而實未復韶方圖進兵上手詔令所議不須申覆及上奏亦不必過為詳謹

防事　四月乙酉熙河路經畧司上河州得功將卒三千七百二十七人詔獲首一級賜絹五疋於是王安石白上士氣自此益振要當養之而勿傷爾文彥博曰使吏不急則南征北伐將無不可矣上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緣此言會破竹之勢正可厚以金帛官職招納然王韶新摧沮不敢開闢疊畫須朝廷諭意乃令中書密院諭意王安石言將帥事事指執關防不得必得有智畧自肯建功人乃可使為將帥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豈患無人但患知人未盡若陛下盡知人之道御之不失理則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為詐若尚氣節自免去久矣安肯復踶勉到今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豈肯摧氣節以就

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傑之士上曰既被人誣罔須與辨明安石曰被人誣罔須與辨明誠是然陛下前出手詔專委察院指揮令市易司息錢別封樁蕃戶料錢以省錢支陛下以為人言市易司全無息錢言此事者必有其人陛下後來既知言此者非實即未見陛下行法上曰郭逵使行遣安石曰郭逵若但膚受浸潤雖百年無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是逵自作孽至於不可復容故也臣以謂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奸罔不必待其自猖獗不可復容然後行法也　七月庚寅王韶為右正言直集賢院權管勾秦鳳路鈐轄高遵裕為引進副使落權字進士王夏為江寧府法曹參軍韶等並以招納蕃部特推恩而

夏者韶母弟也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　八月甲申管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等言收復武勝軍詔具合修堡寨處所以聞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屬降人者並給還或已支用者償其直先是七月韶舉兵城渭原堡遣將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族等時處高恃險諸將欲置陣平地韶計其苟不肯捨險離巢穴速鬬則我師必且投歸而師已入險地則當使險爲吾所有乃徑領師至抹邦山踰竹牛嶺壓冦而陣下令曰兵置是死地敢有言退者斬則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親擐甲麾帳下兵逆擊之其衆潰走獲首將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抹邦山可一舉而定會木征渡洮爲之聲援餘黨復集乃令景思立

王存將涇原兵由竹牛嶺南路張其軍聲示以不疑而韶
潛師由東谷路徑趨武勝未至十里遇敵破之瞎藥等棄
城而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復武勝　庚寅
熙州洮河浮梁成賜名永通橋　六月丙子上謂執政曰
昨洮西香子城之戰闕官軍貪功有斬巴逮角部蕃兵以
效級者人極嗟憤此爲害不細不可不察蓋李靖陣法以
漢兵爲一隊蕃兵爲一隊用人如此自無紛亂可令王韶
詳度具條約以聞王安石言武王用庸蜀微盧彭濮人但
爲一法令欲用夏變夷則宜用蕃兵稍與漢同與蕃兵異
王珪言當别給衣爲號上疑别給衣費多安石曰今欲用
夏變更必先用其豪傑所謂蕃勇敢者既收其用宜可譜

費計比招軍其費亦不爲多蕃勇敢既樂爲用則其餘漸
皆慕嚮樂爲用矣　七月己未熙河經畧使王韶言奉旨
令臣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涇原
兵馬而委臣就本路擇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鳳路
先差下策應强壯三千盡以付臣爲思立後繼若有警急
即專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軍應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
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誠善若聲言應接河州遂自洮西由
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計既而韶果以
兵穿露骨山破寨如安石所料　八月乙亥王安石以王
韶書進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臨時制不在我則無如之
何上怪韶有此言㑹以爲韶忌景思立上曰將帥多不能

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興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
韶頃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與餘人不類不至
不能容偏裨亦恐違方情有不得以自竭　中書言王韶
景思立入河諸羌皆降王安石等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河
州前已收復但未城守此亦廟堂之謀將帥之功於朕何
有安石等再三陳請以為熙河之功近時少比陛下神算
前定舉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縣例皆稱慶上猶不允
安石曰中外傳河州事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脩河
州城畢入慶從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
破木征弟巴氊角盡逐南山諸羌木征震恐留其黨守河
州自將精銳尾官軍伺擊諸將皆欲直走河州韶獨思念

兵抵城下木征必爲外應而四山蕃部得氣且復全集則
大事去矣乃容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蹤躡木征所
在與戰破走之然後抵城下時守者猶以爲木征至已而
知其非是乃降遂城之　九月壬戌王韶入岷州瞎吳叱
及木征來降韶諭以不討口無所得食而人各獻大麥萬
石牛五百頭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領於是王安石請償其
價上疑此犒軍物不須償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
有之則不宜徒受其獻償其價乃所以懷慰新附也上從
之　十月詔河州安鄉城黃河渡口置浮梁築堡於河之
北上曰安鄉城鄯廓通道也濱河戎人嘗劉木以濟行者
艱滯既甚何以來遠故命景思立營之　戊寅詔熙州大

戚德河州德廣禪院歲各賜錢五十萬設道場爲漢蕃陣
亡人營福　庚辰熙河路走馬承受入内東頭供奉官李
元凱爲六宅副使寄資元凱以經畧司捷奏詣闕故也初
王韶既城河州獨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宕州拔
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
族於緯羅川通熙河南岷州欽令征洮州郭廝敦皆相繼
詣軍中以城聽命已遣角而以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
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闢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
千里斬首千餘級獲牛羊馬以數萬計
呂惠卿墓誌云於是西直黄河南通巴蜀北接臯蘭幅
員踰三千里當考見今依本傳并書於此

是役也人皆傳詔已全師覆沒及奏捷上乃大喜蓋洮岷疊宕連青唐秝邦山林木翳薈交道險阻不可行詔欲爲兵踰道乃先遣人以伐木爲名令青唐羌爲衛以大兵駐谷口鎮之至是可連數騎而行而鹽井平川初既築城又據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謂韶謀中機會故所至皆捷云

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復熙州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萬九千餘人招撫小大蕃族三十餘萬帳各已降附上表稱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李舜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啟迪造成功令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疏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政奉承聖旨

而已不敢獨當此賜上又令舜擧諭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賜卿帶以傳遺子孫表朕與卿君臣一時相遇之美也安石受賜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賀故再御紫宸　甲午上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河之原淺可涉蓋不誣也然問之本原未見所出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安石曰按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爲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七年正月辛亥賞收復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庫使景湜等八人各遷三資蕃官李蘭氊訥支溫王等十一人各

還兩資蕃僧馬尊等九人給奉職至指揮使俸餘補下殿侍至承局及減年磨勘支賜各有差既而浞獨辭所遷官曰西人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浞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浞自知無功故不受卒辭之時人重其知恥浞懌子也　三月甲申知河州景思立走馬承受李元凱戰死於踏白城　乙未上始聞景思立等敗歿熙河路經畧司具奏也開天章閣延訪輔臣樞密副使蔡挺自請行上曰此不足煩卿河湖有警卿當行矣　丙申上批熙河邊事亦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廣南等處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還兵馬併力一方庶幾不至乖張而貽大患　三月辛丑涇原路經

畧使王廣淵言自渭州至熙州運米斛錢四百三十草圍錢六百五十諸處闕廂軍若差倩義勇之類騷費尤甚必大失生業如支移糧草乞詳酌所以應副詔劉與王韶吳充建議乞棄岷州上曰自可守何須棄翌日邊奏木征鬼章大兵轉入岷州上以爲憂安石與王珪皆言彼師已老必難涉險遠攻岷州保亡慮馮京獨不謂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　四月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爲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冦承景思立踣白之敗圍岷州蕃僧溫遵卒容李龍族應之岷城畢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遣偏將及包順引兵縱擊選精兵百餘人由南門鼓譟而出合擊之冦遂敗走遵裕謂容李龍三族應之而龍氏實破蘇

州咎度不可盡誅乃以二十縣募取龍氏一級斬捕幾盡
丙戌王安石罷相知江寧府乙未通判河州鮮于師中
為祠部員外郎錄城守之功也先是鬼章使諜紿景思立
云木征有衆數千在踏白城將來降請逆諸河上思立信
以為可取率兵騎往襲之師中知其詐勸思立不聽遂行
師中即治守具思立既敗鬼章遂圍河州師中卒全其城
故賞之置南山堡通會關於河州　丁酉李憲言木征出
降詔木征及母妻子令王韶李憲發遣赴闕初韶還至興
平聞思立敗疾馳而西會兵於熙州謀所向諸將皆欲趨
河州韶曰彼所以圍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
伏以待我且彼新勝氣甚銳未可與爭鋒不若出其不意

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趨定羌城寇知賞撥既絕且恐斷南山歸道乃拔寨遁去　乙酉進築珂諾城前後斬七十餘級燒二萬帳獲牛羊八萬餘口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王韶言已遣閤門祗候麻宗道等管押木征赴闕思立之覆軍也寇勢復張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乘論者欲乘此棄河湟上亦爲之旰食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且諭高遵裕令退保臨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賜手詔襃諭曰將在軍君命所不受寧河之行卿得之矣　五月甲辰詔熙河路歲計用錢令秦鳳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畧司關具無事時各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

萬緡七年以來財用出入稍可會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
是月置岷州荔川床川同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爲南
川寨　九月岷州言已立解額乞賜國子監書許建州學
從之　十二月丙寅詔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留
五十七員從經畧使王韶都運使熊本請也　八年三月
癸巳朔詔分熙河路正兵三萬三千叅以弓箭手寨戶蕃
兵爲四將其下蕃軍馬隨地遠近分隸　戊戌知河州鮮
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
解進士二人爲五人額從之　九月岷州置鑄錢監名曰
滔山　九年六月富弼言泰隴之外數年用兵剋取熙河
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境開拓故疆誠爲國朝美事然

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賞耗財用莫知紀極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屬屯兵守禦各有定制即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奈何罷兵後惟聞朝廷自京師輦運金帛監司從內地支撥糧草自此國家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辦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伏願陛下親選無所畏憚公忠臣僚不與其時用事人為黨者往彼按視土地可耕否所收物貨足用否人情可安久遠可守否俟得其實然後委二府會議方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審行考校但務竭力勞費臣以為末等之家有十金之產者且猶未肯如是況為天下之計哉　十年二月己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韶知洪州時韶以母老匃外国

抗疏言決里廣源州之事以為大臣圖國事不當貪虛名而忘實禍捨遠業而先小數執政莫肯聽用每聞臣言則必以熙河事折臣然本欲不費於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遽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廣費以自累也又言李憲欲聚兵六萬人為攻討計臣以為用衆不如用寡兵多則與糧競兵少則與敵競韶知空開邊以軍功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說故出之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復相至九年十月罷判江寧府樞密吳充為相

五月壬戌李憲為皇城使徐禹臣等七人轉官減年循資有差先是冷雞樸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衆以為不可憲曰何傷西人畏服貴種其天性也木征盛衰以

出諸羌僰視皆無關志我師來之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冷雞樸董氊懼因作旁行書諭之遂遣使入貢　十月壬午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王韶落職知鄂州韶謝到任表云為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論時有小差臣言未嘗曲徇又云陷人君於不義莫如退縮又云曉然知生死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變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贊一朝之盛美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韶表皆怨懟欲歸過主上而妄為自潔之辭乞行黜責故有是命韶既罷樞密回動顧不常上

法身三門一篇且云發明自身之學一曰鴻樞獨化之門
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又摹印徧報宰
執人以爲病狂　元豐元年十月戊辰經制熙河邊防財
用司言四州軍依朝旨標撥官莊田外乞於近城各更擇
沃土上腴地二十頃爲營田專差使臣等管句從之　三
年正月乙亥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置司以來實收
利入元豐元年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貫石二年六
十八萬四千九十九萬貫石　朱本削此今從墨本
四年六月己卯洪州言知州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王韶
卒韶視朝謚襄敏韶爲人麤獷用兵頗有方畧每召諸將
指授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臥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

交下呼聲震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固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計軍以首級為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任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老弱或殺戮其首以應命既病疽發皆洞見五臟亦其報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神宗皇帝

取洮河蘭會下

元豐四年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固堡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爲帥府以鎮洮爲列郡並從之　五年正月辛亥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都大專切經制熙河路邊防財利事李憲爲涇原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四方館使　知蘭州兼熙河蘭會路

經略安撫副使李浩兼權涇原路安撫副使　二月乙亥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相度通遠軍去定西城路爲便乞自女遮堡以西隸通遠軍龕谷寨以北隸蘭州從之　五月丁酉李憲請發關中民運糧蘭州爲五月之儲朝廷將從之王安禮言臣聞靈州之役役夫被斬植立而不動彼固不畏死柰何以死恐之今關輔以西丁壯轉徙物價昂貴乃欲調難用之夫輦至貴之物橫絶賊壕未見其可臣竊料蘭州戍兵其數未多果可以守則見糧猶足以爲用以爲不然則適足餌寇願陛下俾憲自調之憲果以爲難其後改用卒夫以時運之　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蘭會路鈐轄王文郁爲西上閤門使知蘭州代李浩西賊

圍蘭州數十萬奄至浩開城距守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走馬閣仁武曰奉詔令守不令戰必欲啟關當効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一當十勢有萬死豈畏効哉況守則有必死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七百餘人夜縋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有尉遲敬德云

七年正月癸丑手詔李憲得來奏以蘭州境內賊馬已退賊傾國而來彼費已大洎入漢境盤泊旬日卒無所得大衆狼狽而歸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斬首級為恨

二月戊子手詔李憲得回奏淺攻援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餘萬衆果可以致傾國點集否丈天都小老苟聞大兵之出果不震驚奔駭渡河而肯置之會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攜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鈐轄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杜内作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密則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楊吉等出寨已見事驗爲怨往俊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　癸巳李憲言子敎漸可驅使乞一隨行差遣庶可倚信上批特差敎充熙河蘭會經畧安撫制置司勾當公事又詔憲近據具析到熙河岷州通遠軍及熙河州擬修三關堡合用守禦器具萬數非本路可

辦令揮甚緊急要用者先次發去仍令憲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大河結凍時月空隙無逾百十日寸陰至爲可惜理須上下竭力俾功作日見程緒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結凍非二月末所當云更詳之

九月辛丑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上歲計合用錢帛糧草詔歲給二百萬緡以本司十案息錢川路苗役積剩錢續起常平積剩錢各二十萬緡榷茶司錢六十萬川路封置物帛赴鳳翔府封樁錢三十五萬陝西三銅錢鹽錫本脚錢二十四萬八千在京封樁養馬錢十萬裁減汴綱錢十萬二千統自來年始戶部歲給公據關送候元豐

十年終令經制司具支在數以聞　八年三月甲申景福
殿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副都知熙會河蘭路經畧安撫制
置使李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應熙河蘭會路差
遣並依舊以憲遣將討賊有功特免勒停安州觀察支使
管勾機宜文字鍾傳除名勒停郴州編管東頭供奉官閤
門祗候書寫機宜文字李宇追閤門祗候右侍禁熙檢文
字蔣用左班殿直熙河北關守把兼置司譯語米安並追
一官罰銅十斤免勒停左班殿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
軍編管左侍禁通遠軍榆木岔巡檢何責西頭供奉官熙
河路監牧所指使張守營降一官免勒停憲等坐奏邊功
不實下御史臺劾憲三問不承臺請追攝詔用衆證結案

至是奏案特責之
詔用衆證結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朱本并入此
舊録李憲傳哲宗即位會臺劾皇甫旦獄具憲奏事異
同罷内省職事降永興軍都總管先是神宗委憲招納
董氈斷夏人右臂憲遣皇甫旦使氈氈猶與旦報不實
故違坐責新録辯曰按皇甫旦事與神宗實録所載不
同今以實録删修新録李憲傳初詔憲間諭阿里骨結
回鶻達靼以撓夏人繼而憲選右班殿直皇甫旦捍二
國酋領赴闕復命賫詔諭董氈阿里骨出兵憲患事不
出己奏旦難以集事必無可為之理與初奏不同旦入
蕃爲青宜等所遏止據山寺不得前又妄奏獲賊功狀

上察之命追旦付臺獄遣御史就劾憲獄具罷內省職事降永興軍路都總管新舊傳並云降永興軍路都總管據實錄乃云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如舊六月十六日乃責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新舊傳皆誤也

戊戌哲宗即位　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李憲復領武信軍留後前此憲率師渡河討西夏自水波抵龍井羅合川轉戰斬首四千七百級虜獲牛羊駝馬器甲凡八萬餘至是賞之　五月壬寅詔以築熙蘭通遠軍城堡成賜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銀絹各一百五十匹兩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權發遣熙州趙濟銀絹各一百匹兩仍各降詔獎諭　六月戊寅詔延福宮使

武信留後熙河蘭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差充永興軍路副都總管以疾罷故也

此必有故也三月一日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

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依舊令乃責永興軍路副總管也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詔朝散大夫監在京皮角四場庫務孫路朝奉大夫權提舉清河輦運務行相度借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事

時執政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決或謂衍曰此行可以自致不然反爲累也衍徐對顧利害何如爾王事靡盬遑爲身謀還朝請以經制事還轉運司條罷爲公私利

害者二十七事歲減費一百九十餘萬緡因與路吏論邊事路以謂蘭州棄則熙河危熙河棄則關中搖動唐自河湟不守吐蕃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無厭之慾恐不足以止之徒滋後患爾熙蘭卒不棄衍與有力焉此據張舜民誌穆衍墓删修更須詳考

二月壬戌司馬光言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

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
并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木花麻所居趙元昊
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為後圖猶似
有名然邊防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
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熙河蘭會
啟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為熙河岷蘭經略司如
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
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　丁亥詔熙河
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其本路財利併入陝西轉運司如有
合措置事件連具聞奏其熙河路合得錢物許兌那應副
即不得將充別路支費經制司舊官候交割運司方得離

任仍於本路朝廷封樁內支撥三萬貫與劉昌祚充經略司準備支用從昌祚請也　七月辛酉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孫路言蘭州定西城一帶新邊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曠土萬頃未嘗修築堡障而有兵馬抄掠之虞請自蘭州東關堡東修完質孤勝臺護耕三堡及於高減六族中心悶笄灘內定西城東王樓山各築堡護耕差那人兵與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禦詔劉舜卿相度如何修築即漸次興修　丁丑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言本路五州軍穀價甚貴蓋自軍興之後舊田或廢新田未闢地產全少請懲客人邀求厚利及銀絹鹽鈔公據價必平和糴貴漸省　仍著為令從之　四年八月己亥改熙

河閞會路爲熙河蘭岷路曲周雞澤依舊分爲兩縣從河北路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奏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神宗皇帝

討交趾

熙寧三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言經制交趾事宜上以珪所進文字付參知政事王安石安石言伏奉手詔賜示王珪所進文字且論攻交趾事竊承聖主以豐財靖民爲事此生民之福也然萬里之外計議於初不容不審臣聞先王知足以審是非於前勇足以斷利害於後仁足以宥善義足以誅姦闕廷之内莫敢違上犯令以肆其邪心則天下可以不誅而自服即有所誅亦何憂而不克哉中世以來人君之舉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難後常爲

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壞至於無成而終不寤忠計者更得罪正論者更見疑故大姦敢結私黨託公議以沮事大忠知事之有敗而難於自竭如此則雖唱而孰敢和雖行而孰敢從彼姦人取悅於內而誕謾於外愚人冒利徼倖於前而不圖患之在後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舉事則事未發而智者前知其無事矣蓋天下之憂不在於疆場而在於朝廷不在於朝廷而在於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詳於論道而略於議事急於養心而緩於治人臣愚不足以計事然竊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於先王而以中世人君爲戒也

四年正月癸卯詔管勾麟府路軍馬蕭注於太原府聽旨會有言交趾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計日

取也因命注桂州
潘夙傳云夙陳交趾可取此云衆不滿萬或是夙所陳
也當考
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嘗在此方是時洞溪
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皆可指呼役使今
兵甲無當時之備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訓
之又十五年矣謂其衆不滿萬恐傳者之妄也　五年八
月甲辰罷諸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官內廣西經畧司勾當
公事二員檢會差置月日取旨時樞密院已罷諸路經畧
安撫勾當公事而溫泉在廣西實上所命且方有意圖交
州故不即罷也　六年正月注罷桂州　四月戊寅新知

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邊事依陝西四路止申經畧司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之起又乞差人出外界勾當上顧安石曰如何指揮安石請依所乞劄與監司上曰可安石私記又云上令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凡所奏請皆報聽

陳瓘論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時不可用神考曰用兵安可無名安石曰陛下若果欲用兵何患無名於是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爲事成則歸功於安石事不成則引咎於己韓絳西事旣敗神考降詔罪己未嘗責安石也熙河奏功則解玉帶以賜安石曰非卿主謀於內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

於安石及其奏功則神考擢惇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次起亦受旨於安石及其敗也神考捨護中書生事之過曲從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神考之於安石可謂厚矣安石之所以報上者宜如何哉臣今考日錄安石於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長若愚又先書經制成算已付章惇而神考爲人游說即欲改授蔡燁然後言王韶章惇必可任使之意以謂能知王韶者安石也非神考也矜王韶之功反復張大至於數千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於韓絳敗事則曰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切大事獨誤又曰若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

事而忿爲誣誕歸過之言神考愛民之志乎於天下此等誣辭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爾沈起引惹釁事致令交趾犯邊圍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人不盡知也邊事未作之時神考有取起之詔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於南方妄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方之民肝腦塗地數路騷動一人焦勞當時詔語以謂一路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王安石護起神考重違其情不欲盡行爾安石退而著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容諸公皆不與聞起所奏乞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邊事

二敗二勝二勝則掠美於已二敗則斂怨於君呂誨之
言辨之早矣
壬辰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洞丁排成保甲
遣官教閱從之
據沈起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先是議者言交趾
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州經畧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
以爲難起言南郊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
一意事攻討妄言受密旨擅令强吏誘訥粟康州儂善
美郎融宜溪洞强建城寨奏云内附板築才興皆忿怒
而叛殺官吏丁民千計神宗責其生事南方聞疊貊陳
命劉彝代之彝施置復繆戾奏罷北來屯兵毆新招土

人擔杖手以守廣造戈船禁與交趾互市且遏絕其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民死者數十萬事聞貶起彝團練副使起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彝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

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

八年十二月癸丑詔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涵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兼廣南西路安撫使李憲充副使燕達充馬步軍副都總管須特與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

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効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毋惑比聞編户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指暴征橫賦即爲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王安石之辭也時交阯所破城邑即爲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於桂管不報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報故我帥兵追捕亡叛者又言桂管點閱峒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故自草詔安石最不信洪範災變之說於彗星乃推之交阯云

是年十月乙未夕有星出軫丙申而長三尺丁酉長五尺乃以彗聞戊戌長七尺斜指太轄至丁未夕始沒

九年春正月己卯交賊陷邕州蘇緘死初張守節敗生獲於賊者數百人賊知北軍善攻城啗以厚利使為雲梯既成為緘所焚又為攻濠洞蒙以生皮緘候其既度縱火焚於穴中賊計盡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土攻者教賊囊土數萬向城山積傾刻高數丈賊衆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苦戰力不敵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廨閉門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及其家遺骸皆不能得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并欽廉州

所殺無慮十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填江邕州被圍凡四十二日緘率厲將士固守糧儲既竭又歲旱井泉皆涸人饑濁汲漚麻紵水以飲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無叛者緘憤沈起劉彝致寇㝨又坐視城覆不救欲盡疏以聞屬道梗不通乃列起彝罪牓於市冀達朝廷初緘子元爲桂州司戶參軍挈家往省父將還適聞有交賊緘以郡守家屬出城見者必以爲避賊則人有去心獨遣子元還桂州而留其妻孥至是俱死緘既死交賊謀復寇桂州前鋒行數舍或見大兵自北而南行呼曰蘇皇城領兵來報交趾之怨賊師懼遂引歸其後邕人爲緘立祠歲時禱之二月丁亥朔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判太原府郭逵爲安南道

行營馬步軍都總管招討使兼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改趙
禼爲副使仍罷李憲先是趙禼上言朝廷置招討使副其
於軍事並須共議至於節制號令即乞歸一於是李憲銜
之已而語禼令邉事止奏稟御前指揮更不經中書樞密
院禼對以朝廷興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類墨敕於是未
便憲又言將來若至軍中御前有指揮事當如何禼曰事
若未使軍中不聞天子詔當從便宜爾二人由是交惡屢
紛辯於上前王安石白上中人監軍唐叔世弊事不可踵
上因問禼若憲不行誰可代憲禼言逵老邉事上曰卿統
師令副之柰何禼曰爲國集事安問正副臣願爲裨贊上
諾之始吳充與安石爭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充謂

得之無益上竟用安石言罷憲而遣達及禼安石雅不喜達乃有是命亦充所薦也　乙未安南招討司言行營九軍合用鐵蒺藜三十二萬四千以山險減半從宣撫司請也　廣南西路經畧司以蘇緘死事聞上嗟悼爲之不食詔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賜京城甲第一區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官其親族七人以其子前桂州司戶參軍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奪服充召募舟師副將賜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欽廉二州賊至而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張廵以許遠守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爲過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交趾之圍邕州也王安石

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旣而城陷上欲
詔兩府會議於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閒愈彰不若止就
東府上從之安石憂沮形於辭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況
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
乎對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有隙
三月庚申郭逵辭宴垂拱殿賜中軍旗物劍甲以寵之
壬午詔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劉彝追毀出身以來誥
勑送涪州編管以御史中丞鄧綰言沈起劉彝雖已降責
尚未有盡乞治彝張皇之罪重行誅戮故也　四月永興
軍掌機宜官范育從郭逵辟爲安南道掌機宜官至潭州
奏論交趾事勢畧曰朝廷宜講所以整治綏拔之策制勝

於萬全不當為重且急之謀又曰治大以重雖無事不可緩者西北守邊是也救緩以輕雖有警不可急者征討安南是也遂辭疾　五月戊寅知皇州皇城使陶弼以本官充康州團練使知邕州如京副使張述權發遣宜州時邕州新破遺民逃山谷不敢歸弼單騎從百餘人先入左江峒招諭民始翕然歸業因點集舊所籍丁壯得二萬七千餘人分三等以二萬隸諸將凡踏白開道及輦輜重皆峒丁也餘以自隨　六月壬子富弼言叅爾蠻獠犯我封疆二廣搆災五嶺嚴備雖為手足之患諒煩宵旰之憂竊聞淮南累歲尤為荒歉南方鄉村城郭重疊遭欠官司錢物諸處興脩水利之類役人甚衆伏願陛下深詔有司并下諸

道竊以寬民為務況所逋欠可蠲者與蠲放理難蠲放者
多分料次且令遞還輸納及權罷諸般興作完聚民力一
意專以破賊為急俟嶺南寧息歲時稍豐然後別上圖對
以稱朝廷有為之心張方平言交趾自李日尊以來貢職
已廢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茅竹
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
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
疆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
聞其城栅隍塹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足頗畧旁近
占城等諸小國事勢施設比前為彊大而嶺南長吏猶習
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為國生事

謹條九事列於左方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爲
無補也　七月乙亥詔諭郭逵等諜言交賊既歸巢穴日
聚其黨教其戰陳及搜集象馬閱習奔衝此蠻素狡猾今
又操危心慮大患其於姦智必有出人意外者深恐八月
中果來犯邕州見在彼將官口於忠勇便與接戰慮誤大
事蓋深入之師利於速戰故也仰更切審爲處置嚴與戒
約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逵遣廣南東路鈐轄和斌及
楊從先等督水軍涉海自廣東進諸將九軍自廣西進
八月衛尉少卿直昭文館石鑑知桂州鑒初罷桂州非緣
罪戾改知虔州尋又改知桂州鑒登對具言交賊機智姦
巧極不可輕上即令李舜舉諭郭逵等曰如鑑所説賊勇

鋭致死或在夏國之右緣此舉近繫二廣安危遠關四方
觀望若不萬全致勝於國計深爲不便切宜穩審過爲支
準也　九月甲寅朔乙丑詔安南宣撫招討總管司應四
路宣布德澤安撫軍民等事屬宣撫司謀敵機策等事屬
經畧招討司行營將校軍馬等事屬都總管司往來文字
並相關牒上聞郭逵與趙卨不相能故有是詔　十二月
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此據會要初逵遣燕達先破廣源
復還永平與大兵會趙卨以爲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
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逵不
從廣源既降逵議還赴逵約時下連古弄洞歇兵猶萬餘
衆逵揔去則彼必來襲乃留曲珍將輕騎三千陽言由二

洞入交州縱二蠻俘使歸賊果自守不敢動賊始設伏於夾口隘以待我師逵知之乃由間道兜項嶺以進遂抵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賊艤戰艦四百餘艘於江南岸我師不能濟欲戰弗得逵請示弱以誘賊果輕我師數萬衆鼓譟逆戰前軍不利逵率親兵當之逵等繼進賊少却叱騎將張世矩王愍合鬬諸伏盡發賊大敗蹙入江水者不可勝數水爲之三日不流殺其大將洪真太子禽左郎將阮根乾德懼奉表詣軍門乞降納蘇茂思琅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於是逵與諸將議帥大兵濟江諸將曰九軍食盡矣凡兵之在行者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逵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

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萬餘人命乃班師以乾德
降表聞約交人聽旨　十年二月己亥樞密副使禮部侍
郎王韶知洪州韶時以母老匄外因抗疏言決里廣源州
之事以為大臣圖國事不當貪虛名而忘實禍捨遠業而
先小數執政莫肯聽用每聞臣言則必以熙河事折臣云
云上不悅故出之 餘見取洮河 丙午宰臣吳充等上表賀
安南平曲赦廣南西路諸州軍以廣源州為順州　己酉
知邕州陶弼為西上閤門使知順州初郭逵以重兵壓賊
境使弼將精銳殿後李乾德既納款逵欲班師恐為賊所
襲不先號令而中軍夜起兵夫爭前自相蹂踐賊隔江對
壘陰伺之弼命帳下無輒動遲明整隊徐引還逵方累廣

源城又使㢸往視即奏用㢸知順州賊數入寇復據桄榔縣揚聲欲攻州城㢸率屬將士固守素得人心賊動息皆知之獲覘者因令諭賊以禍福不則來戰賊始懼順州以寧　四月甲辰詔已差徐禧會計安南興師費用聞廣西民自供大役之餘極爲彈弊令禧具可以寬卹振補事以聞後禧上振卹事一曰蠲賦税減役錢二曰除欠負養孤遺三曰罷折變禁科買四曰放鋪夫省役人五曰計地里省私擾並從之　十一月己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九道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狀詔自今如九道白衣至令經畧司優加撫納嘉其向化之意　十二月丁酉知桂州趙卨乞專委橫山寨至監押招誘蠻人買特磨道等戰馬

從之　元豐元年二月辛未詔權桂州司理參軍徐伯偕攝康州石康縣尉徐伯準並除名勒停百姓徐建安等並杖脊編管以不知覺徐伯祥叛前通書交趾特斷也伯祥初以布衣募衆擊交賊授右侍禁爲沿邊巡檢王師抵富良江乾德遣人以伯祥熙寧六年書至其書自稱巨宋遊士臣伯祥欲以援還且以朝廷爲負其功故積怨欲捨墳墓弃親戚而歸彼於是詔捕伯祥伯祥自經死而伯偕者其同母兄伯準其同堂弟建安其子也　五月丙申前守化州文學趙世卿進安南還謨五篇及自陳安南戰棹司差使有功詔世卿與正官注荆湖南路主簿　八月癸丑知桂州趙卨爲天章閣待制知太原府先是上以手札問

爲交人逆順之情彼將入貢於新疆降民必有邀求應之緩急與之多寡宜如何爲對賊勢未敢動者三時或議再舉上得奏罷之而赦乾德嶺表遂安　二年四月丙辰廣南西路經畧司言順安州貢峒等舊隸邕州昨宣撫司因取復廣源分隸順州乞還舊隸從之　七年六月壬申朝散郎龍圖閣待制熊本試吏部侍郎初宜州蠻擾邊以本知桂州始至即戒邊吏毋輒生事勞問溪洞酋長人人得其心乃請選將練土兵以代戍卒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而朱崖黎人之團辟土人蔡寶珍導降蕃引兵與熟戶訟欲取以爲功本問之色動縛寶珍投海上交人以爲神謀者云交人將以明年入寇使者實其言詔問本本

曰安南使人在道不應有此藉令有謀不應先使人知後果妄初郭逵宣撫安南劉凡以廣源郡建爲順州朝廷以爲不足守詔給賜李乾德疆畫未明而交人狃窺宜州之隙欲并取儂智會勿陽地搖虛掠歸化逐智會智會竄右江乞師本道使問狀交人爲斂兵乾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桑八峒不毛之地嶺表遂安　十月戊子勑交趾郡王乾德省廣南西路經畧司奏昨準朝命安南奏以溪峒勿惡勿陽等州峒疆土未明令本司計會本道差職官辨正今惟安南報差黎文盛等至邊界以辨正乞降詔旨付安南遵守事向覲奏牘陳叙封疆特命邊臣計議辨正卿保膺寵祿世載忠純欽奉詔旨申飭官屬分畫州峒本末已明

勿惡勿陽二峒已降指揮以庚儉邱矩吽岳通曠庚巖頓
利多仁勾難八隘為界外保樂練苗丁放近六縣六縣下
恐有脫字時政記亦然宿桑二峒並賜鄉主領鄉其體此
眷私益懷恭順謹遵封約勿縱交侵初熙寧十年乾德言
乞詔回大兵即遣使謝罪奉職貢詔從其請令安撫司遣
人畫定疆界而宣撫使郭逵以為昨大軍至富良江交趾
納款日偽文思使鑰文膺已嘗議定大兵所至即是封疆
令太平寨主成卓往分畫　元年乾德遣陶宗元入貢乞
四州土詔令交趾盡歸所虜邕欽廉三州人口即給廣源
等州而交趾所送人口二百有六年十五以上額刺曰天
子兵二十以上面刺曰投南朝婦人左手刺曰官客安撫

司復索三州官吏婦人而交趾囘稱無有以故久之不決

五年九月交趾知上源州楊壽安寇歸化州宿兵謀入順

安等七州峒歸化州故勿陽峒穴也而知邕州西京作坊

使劉初以爲皆廣源州故地開寶中廣源道坦綽儂民富

願以管下古勿覆和十州比七源㽵內附輸納朝廷授民

富以官知廣源州事後雖因劉紀納土朝廷以通儂州賜

智會智會民富之宗也交人無厭失信妄動不若因此處

置以息將來邊患而交人以爲昨采銅於勿陽峒即不知

有歸化州也經畧使熊本亦言嘉祐中儂宗旦以勿惡等

峒歸明賜名順安州治平中儂智會以勿陽峒歸明賜名

歸化州今儂氏所領州峒初不隷南平而歸化等州係右

江控扼咽喉之地制禦交趾大理九道白衣諸蠻之要路
乞詔交趾詰其侵犯歸化州之故及令盡還虜去生口絕
其長惡未萌之心是歲成卓鄧闢乃與南平使黎文盛阮
陪定議如十月巳巳詔書而黎文盛寓書熊本曰成卓言
上電下雷溫潤英遜勿陽勿惡計城貴滌頫任峒景思苟
紀縣十八處從南畫界以爲省地陪臣小子惟命是聽不
敢爭執然儂氏所納土皆廣源之屬也幸遇聖明萬政更
張何愛此磽确瘴癘之地不以回賜本道存庇外臣或曰
昨王師所取者當還其守吏挈而歸明者難復也文盛以
爲土有主屬守吏挈而逃去盜主之物也主守自盜不赦
之贓盜物寄贓法亦不許況可汚於省籍乎而本及卓以

文臧雖有求地之言然又言惟命是聽不敢爭執以爲大
意已定故降詔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